



【浮生】

## 守村人

□张金剛

他们固执地守着传统老宅老院,朴素民风民俗,守着一方水土一方人,守着数代往事数代情……他们深深的皱纹,浅浅的谈吐中,藏着生活的智慧,人生的豁达,引我常回村与他们坐在台阶上、门槛上、老街口,聊聊过往,守着当下,偶尔也想一想未来。

故乡村庄未搬迁,仍有父母乡亲生活在那里,守着祖辈留下的山水林田,守着数代人最后的农耕记忆,烟火岁月。父亲常坐在闲弃的石碾旁,抚摸着光滑漂亮的石刻花纹,感叹道:“等我们全没了,这村子也就没了。”

诚然,我父母这辈已然成了村里最年长的一代,年轻人已接续不上。这村庄,只是无数离乡人及其后代偶尔提及的祖籍罢了。故而,我视这些仍在村里生活劳作的人为“守村人”。

土地是根,养活了整个村庄,甚至我幼稚地认为,我们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和一季庄稼一样。我虽不再耕种土地,但见到土地依然格外亲近。即便有些已被撂荒,归还给了野草,可那些仍在耕种、繁荣着的,总让我欢喜万分。我也明白了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父亲年逾七旬仍放不下锄头的缘由,用他的话说:“荒了,可惜;种着,就有的吃。”

谷雨前,我随父亲栽红薯。犁整过的地块松散散,打起的一道道红薯埂如新就的诗行横在那里。父亲挥锄铲坑,我提水灌坑;继而,我次第撂秧,父亲紧着培土。小半天工夫,一株株、一行行红薯又在苍老的土地上迎风欢舞,不日将蓬勃翠绿,更待秋来蔓枯、叶黄、薯硕、人忙。“忙点儿好,忙点儿踏实。”父亲坐在地头边抽烟边说,双眼始终没离开那新入土的四百余株红薯。

应着时令,从春忙到夏忙再到秋忙,乡亲们力所能及地忙着,土地也倾其所有地忙着。我们村地少且小,还分散,于是便杂七杂八地种着收着,倒也丰富。渐渐地,乡亲们的种地半径在缩小,直至收到房前屋后,脚力所及之地。种得吃力了,可精致度却丝毫不减,皆收拾得整整齐齐,打理得井井有条。菜园地,轮番种了菠菜、黄瓜、豆角、土豆、白菜、萝卜等各类时蔬,石墙及墙根点缀有簇簇韭菜;坡岗地,花生、黄豆、绿豆、芝麻、高粱、南瓜,都种一些;水浇地,留给了易管理的玉米、红薯;撂荒地及边角地,栽上树,点上瓜,种上花;就连那些东一棵西一棵的柿树、杏树、桃树、李子树、桑葚树、花椒树,也

有人守着,应时通报成熟的节奏。

但凡人能动弹就不闲着,土地也就不闲着,整个村庄也就不闲着,依旧欣欣向荣,生气满满。如此,像我这样客居他乡的游子就觉得“根”还很有劲儿,还扎在故乡沃土里。

俗话说:“舌品天下,胃知乡愁。”无论走多远,儿时家乡的味道永远也下不了舌尖。定居北京的小杜回村看望二老,临走时行囊里塞满了母亲做的缸炉烧饼、腌腊肉、卤水豆腐、辣椒酱以及村里才有的地道的柴鸡、笨鸡蛋、红薯、土豆。小杜说起眼泪汪汪:“等父母不在了,我去哪儿吃这好东西?”我深以为然:“那就常回来。”

还好我离乡不远,可时常回村,谁家做点好吃的,都能“腆着脸”吃到。在他们眼中,我仍是那个没长大的“小三子”。

大婶趴在锅台边一个一个摊煎饼,大叔蜷在灶前一把一把填茅草,不言不语,配合默契。烟汽弥漫中,一张张喷香的玉米面、白面、豆面掺和的传统杂粮大煎饼出锅,折叠,晾晒在院里凉席上。我站在那儿“看嘴吃”,大婶乐了:“碗里有泡菜,自己卷个煎饼吃。”我“哎”一声,三下两下卷了啃起来,鼓囊着嘴说:“就是这个味儿!”

吃着吃着眼睛模糊了。想起母亲也曾是全村的摊煎饼把式,连续摊十来天不在话下。如今母亲摊不动了,大婶从母亲那儿学来手艺继续摊,守着这道美食。大婶捶着腰叹道:“如果是用石磨磨的面糊那才正宗,可惜磨不动了,也快摊不动喽。”我愣在那里无言以对,只顾低头细细咀嚼,眼前是转动的石磨、漫淌的面糊,以及推磨的我、哥哥和填磨的母亲。

二婶压饅饅时,总是喊上父亲:“快拿面来,给你家带着轧点儿。”父亲忙端着红薯面、白面、榆皮面赶去,不费劲儿便吃到正宗饅饅面,我也跟着解馋。二嫂很会做泡菜,地里长的白萝卜、胡萝卜、大白菜、洋芋等,经她的巧手腌制,酸爽脆生,母亲就腌不出那味道,故而我常去讨要。虽然诸如花椒籽油、酸枣醋等已很难吃到,但在村里总能淘到品到些儿时的味

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

许是人到中年,越来越想回村转转,穿行于鸡鸣犬吠、林荫清风、新老民居之间,寻找新时光里的老手艺、老物件,那种年代感、穿越感,我很享受。

那日,不经意走进一所老宅院,主家是我称呼二爷爷二奶奶的。推开斑驳的贴了门神的老木门,见一株梨树、一株李子树繁花盛开,满院飘香;扎了荆条篱笆的小菜园已锄过,像是种了什么,过冬的春韭、羊角葱已近两茬高,能想象得到那浓郁的鲜香。二爷爷操着很难见到的墨斗、刨子、凿子等,专注地做着木工;二奶奶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做着布艺坐垫。一只黄猫、一只黑猫躺在花窗下的蒲团上,慵懒地晒太阳,抬眼又闭上,算是打过招呼。

我高声喊:“在家呢?”二爷爷转过身说:“回来了?不用太大声,我听得见。闲着没事儿,打几个板凳。”二奶奶搭话:“要搬到新家去了,他打板凳,我做坐垫。”他俩一个木工好,一个针线好,近七十岁了还没摆下。进屋参观,还是儿时我来串门时的陈设。依稀记得曾踩在圈椅上,看年画,站在挂镜前做鬼脸,提起茶壶倒水喝,守着收音机听评书;老花瓶里插着新杏花,老酒壶应该灌了新烧酒……二老边忙活边与我聊天,久违的平和、温馨令我彻底放空,沉浸在这美好的农家小院里。

村里的张大叔还养着蜜蜂,话说有三十多年了;万大叔的烧酒坊还开着,经年老酒更加醇香;张大伯经常摆开阵势,编了精致篮筐筐箩自用或送人;杨大娘做虎头鞋、虎头枕、千层底的手艺一点没丢;不少妇女常凑在一起研究怎样把花馍蒸得更漂亮……他们固执地守着传统老宅老院,朴素民风民俗,守着一方水土一方人,守着数代往事数代情。眼见得他们日益年迈,慢慢老去,一个个陆续归于故土,在村里出生,又在村里逝去,难免有些伤感。可他们深深的皱纹、浅浅的谈吐中,藏着生活的智慧、人生的豁达,引我常回村与他们坐在台阶上、门槛上、老街口,聊聊过往,守着当下,偶尔也想一想未来。

【读心】

## “享受”难受

□雪櫻

几场淅沥的小雨过后,秋天说着说着就款步走到了眼前。公园里、马路边的树叶,就像打翻了的调色盘一般,缤纷多彩,引人驻足拍照,又使人徒生些许惆怅。

我喜欢新秋的凉爽,又厌恶换季的不适。尽管小心翼翼,但两场秋雨过后,鼻炎还是犯了,与感冒嗓子疼同时爆发,一把鼻涕一把泪,打喷嚏打到心肝脾肺都跟着震颤大动,整个人顿感精神萎靡。白天忙起来就不管它了,到了晚上,头疼欲裂难以入眠,鼻孔里就像钻进了万千只小虫,被搅合得无所适从。晨起凉水洗鼻、塞酒精棉球,都试过,统统不管用,不得不服药。药只管当时,副作用反而加剧了头疼,似乎脑袋也不灵光了,停药后也就只能这样难受一段时间。转念想想,往年不都是这样熬过来的吗?无非多浪费几盒纸中,让鼻子受点委屈,自己难受一阵子而已,权当以这种方式加深秋天记忆了。

其实,人在世上,难受是常态,得劲是心态,关键在自我调适。最近双腿在做康复训练,每天的酸爽指数直接爆表,做完后第二天就像被人狠狠胖揍了一顿,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自己发狠说,“再也不做了,受够了!”然而,下一次还是照做不误。康复师是个80后眼镜男,每次训练,他都温和地说,“来,双腿放松,再放松,很好,再来一次……”反反复复,如安眠的音乐,我却紧张得不行,体内绷着一根弦,不一会儿就湿透了衣服。或许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和我聊上班路上的见闻,聊老家种的果木,聊济南的房价,聊来聊去,我却仍像拼命抓着竹竿的猴子,惊怕不已。几次训练过后,紧张情绪有所缓解,可那股子难受劲儿依然如故,不啻于在淬火中煎熬。

记得刚得病那会儿,我多次住院,各种“刑罚”都体验了个遍,激光、电疗、针刀、牵引、针灸、拔罐等,以至于有段时间我直接躲着医生走。二十多年过去了,仍然在体验各种难受,我慢慢领悟:这难受不过是自己和自己较劲,身体欠下的债,总要一点一点还,人活着就是这样——“享受”难受的过程,酸甜苦辣,尽在不言中。

“享受”难受,看似自嘲,实则是突破自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走出“舒适区”。又到秋季开学季,朋友的妹妹学习拔尖,水到渠成进了重点高中,开学军训没几天,就哭着鼻子给她打电话,说班里优秀同学太多,自己压力好大,连个班委也没选上不说,摸底考试排到了三十多名。又说,本来以为自己作文好,可这次连校文学社都没挤进去,周围同学看过的课外书她都没看过,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朋友再三安慰,放心不下,周末开车去送吃的,学校门进不去,就在门口给她说了几句。看到妹妹瘦了一圈,朋友十分心疼。我对朋友说:“放手让她去体验,换个新环境,难受总归是暂时的。”就像邻居家的男童果果入园,去了一周就咳嗽发烧,在幼儿园不吃不睡,还被其他孩子抓伤了脸,姥姥也跟着抹泪。果果妈从容地说:“这就是成长,哪有那么多自在?慢慢过去就好了。”是啊,成长从来不是“一试就灵”的过程,那些鼓吹成王败寇、狼者无敌的厚黑成功学,不过是小把戏。成长需要难受,甚至需要拧巴着来,在难受中孕育生命的能量。如新人入职,哪能上来就随心所欲?做做端茶倒水打印文件的勤杂工,没有体验几次“滑铁卢”事件,很难会有平步青云的机会。大人如此,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

没有人愿意难受,但是身体的功课摆在眼前,唯有去接受。作家蒋勋的一段经历,令我经常想起。1996年,他正饱受鼻咽癌之痛的折磨,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坐骨神经痛也还没好,朋友楚戈邀请他同走丝路之行。正值盛夏,酷热难耐,又路途漫长,火车、大巴交替,一坐长达十几个小时。夜晚在车上也会颠簸醒来。腰椎坐骨痛时而发作,他大半天时间匍匐在前座椅背上,常常数小时不敢坐在椅垫上。他把精力专注在窗外的风景,莽原、沙漠、山川,以及游客的步履足痕,领悟到什么是肉身艰难。他在麦积山石窟壁画前,望着壁画中叱咤梨王的面容,问道:“痛,是肉身修行的开始吗?”后来,他把这段特殊经历称作“肉身丝路”。如果说身体的万千疼痛只是修行的开始,那么我们的功课也是刚刚开始。所以,“享受”难受,是人之历练的至高境界,受挫摔倒、屈辱血泪,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有多难受就有多清醒,有多痛苦就有多强大。就像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原来这是引人向上的生命哲学。

很多时候,我们聪明而顺服地活着,甚至靠着路径依赖滑行向前,到头来失去的是生活的清醒。“享受”难受,多吃点苦,未必是坏事,这仿佛在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上天祝福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顺境逆境,皆有它的美意,唯有坦然地去接受,勇敢地去挑战。